



张海摄

诗文原创

思春

刘志洲

瓦片上	白云衔来温暖的思念	氤氲在村庄上空的炊烟
晨霜一样的春雪	鹅黄的草尖	裹挟着牛羊的叫声
在作最后决别	刺破大地的寒冷	飘荡在一望无际的田野上
季节敏感的舌尖	用欢快的笑声	萦绕在心头
轻舔二月的鲜嫩	一遍遍催促农人	向着村庄的方向
春天已悄悄露头	打磨锈蚀的农具	放逐一把乡情

炊烟

朱华月

沈从文诗意地写道,在春天的边城,凡有桃花处必然有人家。在我的故乡,一年四季,凡有炊烟处必然有人家。

如果问到故乡的代名词,有人会说古井,有人会说老树,有人会说石桥,而我的答案只会是炊烟。

我很喜欢“人间烟火”这个词,它有一种生活气息,它有一种岁月温情,它还有一种世事沧桑。

日子就在每天三餐的烟火里过去,人们就在春夏秋冬的烟火里成长,万丈红尘就在冷暖明暗的烟火里载沉载浮。

淹留他乡,下班时分,暮色沉沉,车水马龙的归途之中,我总会下意识地寻找家的线索和符号,可是终究没有羊肠小道,没有牛铃叮当,更不见冉冉炊烟。

所以,重回故乡,远远望见炊烟袅袅,会有一种莫名的欣喜和激动。因为我知道,这缕缕炊烟,不仅会填饱辘辘的饥肠,还会带来满堂的欢声笑语。

炊烟是轻盈的,如善舞的女郎,微风拂过,婀娜生姿。

炊烟是淡雅的,如清闲的画家,雨过天晴,点染山水。

炊烟是顽皮的孩童,腾挪躲闪,你总是捉他不住。

炊烟是睿智的哲人,不动声色,你总是看他透。

炊烟是世俗的,因为它离不开柴米油盐。

炊烟又是诗意的,因为它滋养了文人墨客。

“暖暖远人村,依依墟里烟。”这是陶渊明归隐田园后的诗情画意。

“晓汲清湘燃楚竹,烟销日出不见人。”这是柳宗元笔下渔翁的诗意。

“林外炊烟青一缙,斜阳又转苍溪口。”这是王夫之词里砍柴人的诗意。

若说“诗意地栖居”,没有什么比小屋炊烟更贴切的了。

昔日的少年定居城市,他们的父母渐渐老去,多少年后故乡只能是遥望了,而慢慢消逝的炊烟,也只能是遐想。但愿时光的脚步,不要那么匆忙。

返校

甄趁勇

年假过得真慢,好容易熬到了正月十四,我终于要返校了。

父亲母亲对我作了最后一次近乎哀求的挽留:“正月十八才开学,过了十五再走吧?”我恨不得马上回学校见到大学同学,便说:“过了十五返城的人、出门的人太多,到那时就难买火车票了,还是提前几天走吧。”父亲母亲听了,无奈的摇摇头,开始为我准备行李。

由于还是春节期间,村里没有去县城火车站的汽车。那天下午,父亲便决定骑自行车带我到火车站。我们村离火车站七十多里远,刮着北风,去县城得一路向北逆风骑车,我担心父亲吃不消,不让他去,可他却什么都不说,默默为我打行李包,又把包绑在自行车外侧,然后说:“走吧!”我也没别的好办法,只好跟着走。

出了家门,父亲坚持要带我,我说:“我都二十了,还让您带,让乡亲们看见,多难为情啊?您坐后边,我带您!”父亲听了这话,便不再坚持,于是,我们出发了。

刚出村,父亲便跳下车,说:“累了吧,快下来,我骑会儿!”我感觉还能坚持一会儿,便说:“没事,您上来吧!”可他说什么也不上车了,夺过车子,边上车边说:“你这孩子,一会儿你再骑,路还远着呢!”我想也是,反正也没人看见,就这样吧。于是,我坐上了后座。

荒郊野外,没一点遮拦,满眼昏黄,三九天的寒风刮得呼呼作响,好像要把人穿透一样,迎着风连呼吸都困难。父亲迎着北风吃力地蹬着自行车,灰白的头发被风吹得乱蓬蓬的,身上的棉袄也被风灌得在背上鼓成了一个大包,为我挡住了刺骨的寒风。我坐在后座上,看着父亲弓起的脊背,鼻子一酸,眼睛便湿润了。

大约骑了二十多里路,我几次说换换,他都不肯,总说“没事,没事”。可我分明感觉到他骑得越来越慢了,他还尽力平静的说:“不着急,路还远着呢!”说完又喘起了粗气。我一咬牙跳下车。

父亲也急忙跳下来,皱着眉头,无奈的说:“你这孩子,怎么下来了,快上车,一会儿天黑了!”我边跺着发麻的双脚边说:“行了,我骑会儿吧!”父亲说:“你急什么,有你骑的时候!”

正当我们僵持不下时,后边飞驰来一辆三轮面包车,我想:这下可省劲了。便急忙招手,车停了下来。

父亲赶紧帮我卸行李包,边解绳子边说:“快上车吧!到学校后,给家里来封信,饭要吃饱,天气这么冷,多穿衣服啊!”这一套话我都听了不知多少遍了,心里着急赶紧上车上暖和暖和,便哼哼哈哈的答应着钻进车里。父亲把行李放上车,对司机说:“师傅,麻烦您开快点,这孩子要赶晚上的火车,要赶不上就得在火车站挨冻了!”

我们的车开出了很远,我看到父亲还站在远处朝这里望着,他的身影越来越小,很快消失在萧瑟的北风里。

下午5:30,终于到火车站了,我买到了晚8:20的火车票。心想:离开时间还早,反正闲着也没事,不如去市里转转。于是,我寄

存了行李,乘公交车来到市里。

明天就是元宵节了,大街上处处挂满了灯笼,耳边传来陈红的歌声: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啊,一辈子总操心就图个团团圆圆。我知道,父亲过完年也得出门打工。可怜,我这一走,只能等到明年春节才能跟父母团圆,一股酸酸的失落感顿时涌上心头,真后悔放假这几天光想着返校的事,身在曹营心在汉,也没仔细品味家的温馨,没珍惜在家的时光。

回到火车站,夜幕已经降临,风还在拼命嚎叫,火车站的灯笼被吹的摇头晃脑,墙上的春联早被撕的支离破碎,看来仅剩的这点年味也要被风卷走,我不禁打了一个冷战。

正在我怅然若失之际,突然听到有人喊我的名字:“勇子!”我急忙四处张望…啊!只见父亲站在候车室门口的台阶上向我招手。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,可是,这是真的!父亲快走几步过来,灰白的头发在暗淡的灯光下更加凌乱,苍白的脸上绽放着欣慰的笑容。我顿时感到又惊喜又温暖。

“你到哪里去了,我在候车室里找了好几圈,还以为你被人拉跑了呢!把我吓坏了!”父亲迫不及待的说。

“我去市里转了一圈,您怎么又来了,骑自行车来的?”虽然我凭直觉猜到了,但还是想确定一下,希望不是真的。

“嗯,你不是说火车站人多嘛!我怕你买不到火车票,在这冻着可不行,万一买不到票,就带你回家去。怎么样?买到了吗?”

“买了,挺顺利的,我行李寄存了。您也真是,我都这么大了,买个票您还不放心!这么远,您还骑个破车子跑一趟!”我嗔怪的说。

“买了就行,买了就行,”父亲似乎为自己“多余”的担心显得有些难为情,“吃晚饭了吗?那边有卖面条的,快去吃点吧!”说着,塞给我三块钱。

“我这儿不是有钱嘛!要不咱们一块去吃吧!”

“不,不,你去吃吧,我回家吃,快去吧”父亲说着,推起自行车便走,我还想说点什么,却什么也说不出,一个劲儿的朝父亲挥手,直到他消失在寒冷的夜色里…

耳畔又响起那熟悉的歌声: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啊,一辈子总操心就图个平平安安。

父亲,您路上骑车也要平平安安啊…

副刊征稿

- 1.生活散文、随笔、书评类文字作品,字数1200字左右。
 - 2.摄影、书画、漫画等图片作品,请以jpg格式投稿。
- 欢迎爱好写作,有自己原创作品的朋友来稿。

副刊投稿邮箱:
fukan0926@126.com